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傳義大全卷二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劉復善

周易傳義大全卷二

明 胡廣等 撰

坤下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牝頻忍反

傳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為貞坤則以一作柔順而為一作貞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馬之貞 程子曰利字不聯牝馬為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朱子曰利牝馬之貞不可將利字自作一句後云主利卻當如此絕句此伊川只為泥那四德所以如此說不

通○平菴項氏曰物之牝者皆能順陽而行求其從一而不變莫若牝馬若也故聖人取以象坤○建安邱氏曰馬象乾而坤言牝馬者明其為乾之配也○節齋蔡氏曰乾貞剛健專固坤貞柔順承從

君子有攸往

傳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合坤德也朱子曰君子有攸往此是虛句伊川只見彖傳解押韻有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之語遂解云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非也

先迷後得主利

傳陰從陽者也待唱而和陰而先陽則為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主利利萬物則主於坤生成皆地之功

也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勞於事者臣之職也程子曰先迷後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蓋坤道惟是主利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喪息浪反

傳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得其常則安安於常則貞是以吉也本義⚋者偶也陰之數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註中者三畫卦之名也經中者六畫卦之名也陰之成形莫大於地此卦三畫皆偶故名坤而象

地重之又得坤馬則是陰之純順之至故其名與象皆不易也牝馬順而健行者陽先陰後陽主義陰主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安順之為也貞健之守也遇此卦者其占為大亨而利以順健為正如有所往則先迷後得而主於利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大抵能安於正則吉也朱子曰利牝馬之貞言利於柔順之正而不利於剛健之正利是箇虚字本无四德底意彖中方有之又曰乾卦元亨利貞便都好到坤只一半好故云利牝馬之貞即是亦有不利者○問牝馬取其柔順健行坤順而言健何也曰守得這柔順亦堅確故有健象柔順

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矣乾主義坤便主利占得這卦便主利這事不是坤道主利萬物○問東北喪朋西南得朋何也曰陰不比陽陰只理會得一半不似陽兼得陰故无所不利陰半用故得於西南喪於東北先迷後得以下亦然自王弼以下皆不知此錯解了又曰占得坤體從西南方得其朋從東北方失其朋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坤比乾減半○先迷後得東北西南大槩是陰為陽一半就前後言○沒了前一截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陽却是全體○陰體柔躁只為他柔所以躁剛便不躁躁是那欲動而不得動之意剛則便動矣柔躁不能自守所以說安貞吉○安貞之吉他這分段只到這理若更妄作以求全時便凶了在人亦當如此○廬陵龍氏曰巽離坤兌陰之朋也乾坎艮震陽之朋也○雲峰胡氏曰乾言利貞貞則无所不利矣坤言利牝馬之貞如牝馬之貞則利非牝馬之貞則不利也下文曰後得曰得朋

利也牝馬之貞故也曰先迷曰喪朋不利也非牝馬之貞故也坤但得乾之半故乾无不利而坤有利不利與下文主利之利不同陽主義乾有剛斷意陰主利坤有斂藏意又輕清主義重濁主利安貞分而言之安者順之為貞者健之守合而言之則以順乎健為正○雙湖胡氏曰文王卦辭取象始此坤自取牝馬象晉錫馬蕃庶亦坤象此象雖占中元亨利牝馬之貞已盡坤之全體君子以下則申占辭也又曰彖辭文王所作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後天卦位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當西伯之時羑里之囚耶味安貞吉之辭文王之心盡於此矣今觀自利牝馬貞而下反覆致戒无非謹守為臣之分使凡居坤位者一守之以貞也萬世而下可想見文王之心且可為不安貞而占者之戒矣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本義此以地道明坤之義而首言元也至極也比大義差緩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天施地之道也朱子曰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乾底亨時坤底亦亨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即坤元也○廣平游氏曰乾曰大哉坤曰至哉大則無所不包至則無所不盡乾之大無方而坤則求離乎方也○臨川吳氏曰萬物之形皆生於地而具氣實出於天坤所生之物即乾所始之物同此一元之亨利貞乾始之而坤順承之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疆居良反下同

傳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至至義差

綏不若大之盛也聖人於尊卑之辨謹嚴如此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順承天施以成其功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於乾之无疆也中溪張氏曰乾體覆坤體載凡物之无不載於坤者厚為之也博厚高明同乎悠久乃合上天覆物之德而无疆无疆即乾之不息也不息故可久无疆故可大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本義言亨也德合无疆謂配乾也廣平游氏曰具靜也翕故曰含弘含言无所不容弘言无所不有具動也闢故曰光大光言无所不著大言无所不被此所以德合无疆也○

節齋蔡氏曰含弘坤之事也光大乾之事也德合乎乾故亦至乎光大也○臨川吴氏曰坤德配乾元而能致品物之咸亨者雖乾之功亦坤之功也乾坤非有二元亨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傳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猶乾之剛健中正純粹也含包容也弘寛裕也光昭明也大博厚也有此四者故能成承一作順天之功品物一作類咸得亨遂取牝馬為象者以其柔順而健行地之類也行地无疆謂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

乾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為柔也柔順而利貞乃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朱子曰程傳云未有乾行而坤止此說是且如乾施物坤不應則不能生物既會生物便是動若不是他健從如何配乾只是健得來順

本義言利貞也馬乾之象而以為地類者牝陰物而馬又行地之物也行地无疆則順而健矣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攸行人之所行如坤之德也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也朱子曰彖中說四德自不分曉前數句說元亨處卻

分明後面幾句無理會牝馬地類行地无疆便是那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本連下面緣他趂押韻後故說在此問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曰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而能柔順堅正則其所行雖先迷而後得雖東北喪朋反之西南則得朋而有慶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本義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故坤之德常減於乾之半也東北雖喪朋然反之西南則終有慶矣

朱子曰東北非陰之位陰柔至此既喪其朋自立腳不得必須歸本位故終有慶也牝是柔順故先

迷而喪朋然馬行卻健故後得而有慶將牝馬守分開卻形容得這意思言終有慶則慶不在今矣為他是箇柔順底物東北陽方非他所安之地自是喪朋如慢水中魚去急水中不得喪朋於東北則必反於西南是終有慶也問大抵柔順中正底人做越常過分底事不得只是循常守分時又卻自做得他底事曰是如此〇建安丘氏曰坤道主成成在後故先乾而動則迷而失其道後乾而動則順而得其常西南為後於坤為得地故往西南則與類行東北為先於坤為不得地故往東北則必喪朋喪於東北則必反於西南乃終有慶終即後也言其慶當在東北之後也〇平庵項氏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者所以發文王言外之意也地之交乎天臣之事乎君婦之從乎夫皆喪朋之慶也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傳乾之用陽之為也坤之用陰之為也形而上曰天地之道形而下曰陰陽之功先迷後得以下言陰道也先唱則迷失陰道後和則順而得其常理西南陰方從其類得朋也東北陽方離其類喪朋也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終有吉慶也與類行者本也從於陽者用也陰體柔躁故從於陽則能安貞而吉應地道之无疆也陰而不安貞豈能應地之道彖有三无疆蓋不同也德合无疆天之不已也應地无

疆地之无窮也行地无疆馬之健行也本義安而且貞地之德也潛室陳氏曰德合无疆是坤配乾之德行地无疆是坤之本德應地无疆是人法坤之德○建安丘氏曰无疆天德也惟地能合天之无疆則地亦无疆君子能法地之无疆則君子亦无疆然則君子法地地法天不出於一天德之无疆而已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傳坤道之大猶乾也非聖人孰能體之地厚而其勢順傾故取其順厚之象而云地勢坤也君子觀坤厚之象以深厚之德容載庶物或問坤者臣道也在君亦有用乎程子曰厚德

載物豈非人君之用

本義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勢之順則見其高下相因之无窮至順極厚而无所不載也

朱子曰地之勢常有順底道理且如這箇平地前面便有坡陁處突然起底也自順地平則不見其順必其高下層層地去此所以見地勢之坤順○問太象乾不言乾而言健坤不言順而言坤如何曰只是當時下字時偶有不同必欲求說則穿鑿卻反晦了當理會底問地勢高下相因以其順且厚否曰高下相因只是順若厚又是一箇道理然惟其厚所以工下只管相因去只見得他順若是薄底物高下只管相因則傾陷了不能如此之无窮矣惟其高下相因无窮所以為至順也君子體之惟至厚為能載物○李

氏開曰天以氣運故曰行地以形載故曰勢○誠齋楊氏曰地之體不厚則載萬物不勝其聖君子之德不厚則載萬民不勝其衆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傳陰爻稱六陰之盛也八則陽生矣非純盛也陰始生於下至微也聖人於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為之戒陰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本義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故謂陰爻為六也霜

陰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為氷此爻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氷之將至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葢所以賛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於

象中矣朱子曰隂陽有以動静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隂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履霜堅氷至則一隂之生便如一賊這道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横看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易○盈天地之間所以為造化者隂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隂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為功其類則為剛為明為公為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隂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為事其類則為柔為暗為私為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聖人作易畫卦係辭於其進退消長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又曰易中說到陽處便扶助推移他說到陰處便抑遏壅絶他○聖人作易常以陽為君子而引翼扶持惟恐其不盛陰為小人而排擯抑黜惟恐其不衰○問履霜堅氷何以不著占象曰此自分曉占者目前未見有害却有未萌之禍所宜戒謹○雲峰胡

氏曰履初象霜一陰象堅氷六陰象至危之之辭本義於此爻特詳焉者易交易也變易也交易者對待之陰陽陽之性健爲仁禮陰之性順爲義知不能相无者也變易者流行之陰陽消長之際陽爲生爲淑爲君子陰爲殺爲慝爲小人聖人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又曰履霜而知堅氷之將至羸豕而知蹢躅之有孚姤之一陰即坤之初陰也其謹微之意可見矣乾之陽主發見潛龍則明其未見坤之陰主隱伏履霜則彰其已至君子進之難而小人進之易也

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傳陰始凝而爲霜漸盛則至於堅氷一有也字小人雖微長則漸至於盛故戒於初馴謂習習而至於盛習因

循也本義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馴順習也

習靜劉氏曰坤初六在姤為五月一陰始生便有凝意驗之井泉已寒然去氷霜之時尚遠聖人見微知著謂所履者已凝之霜馴致其道則至堅氷矣○雲峰胡氏曰上六曰其道窮也由初六順習其道以至於窮示兩其道字具載始末經曰堅氷至要其終也傳曰至堅氷原其始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傳二陰位在下故為坤之主統言坤道中正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盡地之道矣由直方大故不習而无所不利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

則莫之爲而爲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直方大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也在坤體故以方易剛猶貞加牝馬也言氣則先大大氣之體也於坤則先直方由直方而大也直方大足以盡地道在人識之耳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乾則二五相應

程子曰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缺一缺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害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即剛也又曰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方便是剛大便是大直便是直於坤不言剛而言方者言剛

則害於地道故下復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言柔而後云剛无害大只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言是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不習无不利坤之六二只為已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地道之精純者至如六五便不同欲得學者且只看取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聖賢之道其發无二但至有深淺大小○朱子曰坤卦中惟這一爻最純粹蓋五雖尊位卻是陽爻破了體了四重陰而不中三又不正惟此爻得中正所以就這說箇直方大此是說坤卦之本體然而本意卻是教人知道這爻有這箇德不待習學而无不利人占得這箇時若能直能方能大則亦不習无不利卻不是要發明坤道伊川有這箇病從頭到尾皆然○厚齋馮氏曰乾六爻莫盛於五坤六爻莫盛於二何也中而且正乾尊坤卑各盡其道也

本義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内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朱子曰方是一定不變之意坤受天之氣而生物而其直止是一定○問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曰坤是純陰一卦諸爻皆不中正五雖中亦以陰居陽唯六二居中得正為坤之最盛者故以象言之則有是三者之德而不習无不利占者得之有是則吉○占者有直方大之德則不習而无不利占者无此德則雖習而不利也如奢侈之人而德共儉則吉之占明不共儉者是占為不吉也他皆倣此如此看自然意思活○問不習无不利或以為此是成德之事或以為學

者須時習然後至於不習曰不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此爻中有此象人若占得便應此事有此用也未說到時習至於不習與成德之事若說到學者須習至於不習然聖人作易未有此意在○雲峯胡氏曰乾五爻皆取象唯九三獨指其性體剛健者言之坤五爻各取象唯六二獨指其性體柔順者言之初三五柔順而不正四上柔順而不中唯六二柔順而中正得坤道之純者也正則內直中則外方直則生物不可屈撓方則賦形不可移易內直外方其德自然盛大不待習熟而无不利占者如之則自然无不利也初六占在象中六二象在占中學者會於辭意之表可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傳承天而動直以方耳直方則大矣直方之義其大

无窮地道光顯其功順成豈習而後利哉雙湖胡氏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欲知其直方當於動處觀之地之生物也藏於中者畢達於外而无所回隱此可以見其直其成物也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隨物賦形而各有定分此可以見其方若其大則地之无不持載固不待言而可見矣地道之光自然而然人之德能如地道之内直外方而又廣大則豈待學習而後利乎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傳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為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於君乃可常而得正上无忌惡之心下得柔一作恭順之道也可貞謂可貞固守之又可以常

久而无悔咎（一作吝）也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成功唯奉事以守其終耳守職以終其事（一有者字）臣之道也（王氏大寶曰剛柔相雜曰文文之成者曰章剛動而柔繼之含章也○進齋徐氏曰或者不敢自決之辭從者不敢造始之意成謂專成无成謂以陰承陽但當盡臣道不可有所專成也有終陰之事也陽不足於後代其終者陰也三下卦之終故亦以終言）

本義六陰三陽内含章美可貞以守然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或時出而從上之事則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爻有此象故戒占者有此德則如此占也（朱子曰六

三陰居陽位本是陰帶些陽故為含章之象又貞以守則為陰象矣或從王事者以居下卦之上不終含藏故有或時出從王事之象无成有終者在人臣用之則為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之象在占者用之則為始雖无成而能有終也此亦占意已見於象中者○雲峰胡氏曰陽主進陰主退乾九三陽居陽故曰乾乾其德主乎進也坤六四陰居陰故曰括囊其位主乎退也乾九四陽居陰坤六三陰居陽故皆曰或進退未定之際也特其退也曰在淵曰含章唯進則皆曰或聖人不欲人之急於進也如此三多凶故聖人首於乾坤之第三爻具辭又獨詳焉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

傳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之言為

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為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為也含而不為不盡忠者也漢上朱氏曰含章者坤之靜也以時發者坤之動也○東萊呂氏曰大凡人出來做事多被人疑忌只為預先多露圭角不能含章惟含章然後可以時發初不是兩件事

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知音智

傳象只舉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它卦皆然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唯其知之光

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東萊呂氏曰傳云惟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此極有意味尋常人欲含晦者多只去鋤治驕矜深匿名迹然逾鋤逾生逾匿逾露者蓋不曾去根本上理會自己知未光大胸中淺狹纔有一功一善便无安著處雖强欲抑遏終制不住譬如瓶小水多雖抑遏固閉終必泛溢若瓶大則水自不泛溢都不須閉費力〇雲峰胡氏曰小象於三言知於二言義仁禮之性健義知之性順君子於坤法其柔順之貞而已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括古活反譽音餘又音預

傳四居近五之位而无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

其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知如括結囊口而不露則可得无咎不然則有害也既晦藏則无譽矣

或問程易云六四近君而不得於君為上下閉隔之時與重陰不中二說如何朱子曰只是重陰不中故當謹密如此六四爻不止言大臣事凡得此爻在位者便當去未仕者便當隱問比干事如何曰此又别是一義雖凶无咎○廬陵龍氏曰朱子當去當隱之說益深有功於易若當去不去當隱不隱惟何訣乾沒竊位全身以應括囊之象者小人之流也豈易之旨哉

本義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名謹密如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

如此蓋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遁也朱子曰六四重陰不中故有括囊之象无咎无譽亦是象中已見占意陰則渾是不發㡳六三含章為是有陽半動半静之爻若六四則渾是桼了所以括囊問本義云六四重陰不中何以見其有括囊之象曰陰而又陰具結塞不開即為括囊矣又問占者必當括囊則无咎何也曰當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若非括囊則有咎矣○雲峯胡氏曰陰虚能受有囊象六三含章六四括囊皆取含蓄不露之象三以陰居陽猶或可出而從王事六四以陰居陰惟可括囊不出而已○隆山李氏曰譽者咎之招也六四之所以无咎者以其无譽也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傳能慎如此則无害也建安丘氏曰慎釋括囊義不害釋无咎義慎則不害矣

六五黄裳元吉

傳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為之戒云黄裳元吉黄中色裳下服守中而居下則元吉謂守其分也元大而善也爻象唯言守中居下則元吉不盡發其義也黄裳既元吉則居尊為天下大凶可知後之人未達則此義晦矣不得不辨也五尊位也在它卦六居五或為柔順或為文明或為暗弱在坤則為居尊位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

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一作大）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或疑在革湯武之事猶盡言之獨於此不言何也曰廢興理之常也以陰居尊位非常之變也或問伊川解作聖人示戒竝舉女媧武后之事今考本爻无此象這又是象外立教之意否朱子曰伊川要立議論教人可向別處說不可硬配在易上說此爻何曾有這義都是硬入這意所以說得絮了○隆山李氏曰乾之九五堯舜之君也坤之六五臯夔稷契之臣也坤六五之應在乾九五乾坤相應者堯舜臯夔之遇合也乾之事業則堯舜二典是也坤之事業則禹臯陶益稷三謨是也合典謨而觀然後堯舜臯夔之事業可見合乾坤二卦而觀然後君臣之配應可見乾坤定體一

純而不雜坤六爻无君位與諸卦六爻自為配應例不同乾為君六爻皆君事坤為臣六爻皆臣道也先儒謂五君位以陰居之為新莽武后之類此賊教之大者不可无辨○縉雲馮氏曰天下之變无常社稷有綴旒之危莫不賴腹心之臣從權制變而社稷以安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代之常制然則人臣而行君事无世无之坤之六爻初戒之四戒之上又戒之而五復為戒懼之辭世不幸而至於大變則為臣者不敢犯難而任事為君者終疑其臣於下誰與寄社稷之計不可之大者也亦惟忠誠純至臨大節而不可奪如黃裳者是賴焉而後成社稷之功矣○雙湖胡氏曰隆山所論甚當然先儒說乃是程傳傳意誠以五為君位不可以臣與婦居之而不知坤既純臣道則六五正大臣之位不得例以君位言矣然使羿莽媧武之徒居此位其不為羿莽媧武之禍者亦希矣居此位者其必如六五黃裳之大臣焉斯

可耳善觀程傳者正自不妨益致其戒也

本義黄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隂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内而見於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善之吉也占者德必如是則其占亦如是矣春秋傳南蒯將叛筮得此爻以為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强内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

可以占險三者有闕筮雖當未也後蒯果敗此可以見占法矣朱子曰黄裳元吉不過是說在上之人能盡柔順之道黄中色裳是下體之服能似這箇則无不吉這是那居中處下之道乾之九五自是剛健底道理坤之六五自是柔順底道理各隨他陰陽自有一箇道理其為九六不同所以在那五處亦不同這箇五之柔順從那六裏來又曰凡易中言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言无其德而得是占者卻是反說如南蒯是也○左傳昭公十二年南蒯將叛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為大吉子服惠伯云云注坎外卦險故强坤内卦順故温强而能温所以為忠水和而上安正和正信之本也夫易猶言此易謂此黄裳之占易道正大故險事不可以占○言節齋蔡氏曰黄象五裳象六○厚齋馮氏曰黄以明其為地之色也裳以明其配乾之衣也○林氏栗曰

乾為衣坤為裳五雖尊配乾而為下矣○雲峰胡氏曰離六二象黄離遯六二象黄牛裳又下象坤六二象黄裳可也何乃於六五言之蓋六二陰而在下柔順中正自然無不利六五以陰居尊非中順之德充諸内而見諸外必不能大善而吉也故曰黄裳元吉否則大凶言外之意可見矣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傳黄中之文在中不過也内積至美而居下故為元吉 息齋余氏曰坤六五黄裳元吉象曰文在中也則止發黄裳義蓋通坤卦皆可言裳唯六五則為黄裳所以可貴也六二雖中而不文六三雖文而不中故直方但言其質之中而含章但戒其求之露

本義文在中而見於外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

傳陰從陽者也然盛極則抗而爭六既極矣復進不已則必戰故云戰于野野謂進至於外也既敵矣必皆傷故其血玄黄本義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兩敗俱傷其象如此占者如是其凶可知或問坤上六不言凶何耶朱子曰戰而至於俱傷其血玄黄不言而凶可知問乾只言亢坤卻言戰何也曰乾无對待只有乾而已故不言坤坤則不可无乾陰體不足常虧欠若无乾便没上截大抵陰陽二物本别无陰只陽盡處便是陰○臨川王氏曰陰盛於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於陰故與陰俱稱血○厚齋馮氏曰主龍而言則知陰不可亢亢

則陽必伐之戒陰也以戰而言則知陰不可長長則與陽敵矣戒陽也○雲峰胡氏曰坤六爻皆臣而下卦之上曰王有君也六爻皆陰而上卦之上曰龍有陽也不言陰與陽戰而曰龍戰于野與春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天王狩於河陽同一書法也其血玄黃兩敗俱傷陰雖極盛豈能獨傷陽哉又曰初上取象小人之情狀著矣曰堅冰至者防龍戰于野之禍於其始曰龍戰于野者著堅冰之至於其終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傳陰盛至於窮極則必爭而傷也朱子曰坤六爻雖有重輕大槩皆是持守收斂畏謹底意○建安丘氏曰坤卦六爻上二爻言陰道之消長中四爻言臣道之顯晦初六陰之微故曰履霜堅冰忌其長也上六陰之極故曰龍戰于野著其窮也此以陰道之消長言也二與五居得

中位臣道之顯者二位内故曰直方大言其德之盛也五位外故曰黄裳元吉言其業之美也三與四居位不中臣道之晦者三爻陰位陽静中有動故曰含章含則有時而發也四爻位俱陰静而无動故曰括囊括則无時而可出矣此以臣道之顯晦言也○雲峯胡氏曰乾六爻皆取龍為象坤之取象曰履霜曰直方曰含章曰括囊曰黄裳曰其血玄黄不一而足陽純而陰雜也

用六利永貞

傳坤之用六猶乾之用九用陰之道也陰道柔而難常故用六之道利在常永貞固厚齋馮氏曰乾極矣九將變而為六能用九則不失其為君之道坤極矣六將變而為九能用六則不失其為臣之節用九在无首用六在永貞永

貞所以用六也

本義用六言凡筮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純陰而居首故發之遇此卦而六爻俱變者其占如此辭蓋陰柔而不能固守變而為陽則能永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貞即乾之利貞也自坤而變故不足於元亨云

朱子曰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這只說二用變卦坤利在永貞不知有何關捩子這坤卻不得見他元亨只得他永貞坤之本卦固自有元亨變卦卻无又曰坤雖變而為陽然坤性依舊在他本是箇无頭底物如婦從夫臣從君地承天先迷後得東北喪朋西南得

朋皆是无頭處也○雲峰胡氏曰坤安貞變而為乾則為永貞安者順而不動永者健而不息乾變坤剛而能柔坤變乾雖柔必強善變化氣質者當如之陽先於陰而陽之極不為首陰小於陽而陰之極以大終善撫馭世變者當如之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傳陰既貞固不足則不能永終故用六之道利在盛大於終能大於終乃永貞也沙隨程氏曰乾以元為本所以資始坤以貞為主所以大終也

本義初陰後陽故曰大終朱子曰陽為大陰為小如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陰

陽而言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為陽矣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雲峰胡氏曰既提出陰陽二字於乾坤初爻至此曰以大終也於以見陰為小陽為大陰陽之大分明矣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本義剛方釋牝馬之貞也方謂生物有常朱子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能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此又曰乾行健固是有力坤雖柔順亦是決然恁地順不是柔弱放倒了所以聖人說坤至柔而動也剛○建安丘氏曰坤體本至柔及其生物發動處柔中未嘗无剛也本至靜而大德曰生賦形一定不易於此可見其德之方也○西溪李氏曰聖人恐剛字害坤之體故曰動也剛動其發用處○臨川吳氏曰乾之為德不徒剛健而能中正故為乾元

之大坤之為德不徒柔静而能剛方故為坤元之至

後得主而有常

本義程傳曰主下當有利字 臨川吴氏曰彖傳言後順得常此言後得主利是為坤道之常也○進齋徐氏曰後得主利而有常是再釋利貞之義謂處後順乾則得其道而主利可以常久也

含萬物而化光

本義復明亨義 臨川吴氏曰彖傳言含弘光大此言静翕之時含萬物生意於中動闢則化生萬物而光輝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傳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其德則方動剛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陰之道不唱而和故居後爲得而主利成萬物坤之常也含容萬類其功化光大也主字下脫利字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承天之施行不違時贊坤道之順也或問程傳云坤道至柔而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德則方柔與剛相反靜與方疑相似朱子曰靜无形方有體方謂生物有常言其得方正一定確然不易而生物有常也靜言其體則不可得見方言其德則是其著也

本義復明順承天之義○此以上申彖傳之意 臨川吳氏曰彖言乃順承天此言坤道之順承天之健而隨天之時以行彖與文言互相發○隆山李氏曰坤道无成而代有終不可先乾而起亦不可後乾而不應一以柔順為正承天之時而作成物以終其功則得矣故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此總言純坤之大體以為體坤元之用者當後天而不可先天也○中溪張氏曰陰陽寒暑生殺榮悴一出於天而地但聽命焉方其煖然為春地亦與之為春也及其凄然為秋地亦與之為秋也坤道其順乎亦惟工承天施而與時偕行爾○雲峰胡氏曰乾文言釋元亨利貞自元而亨而亨而利而利而貞乾以君之所主在元也坤文言則首釋牝馬之貞自貞而利利而亨亨而元坤以臧之所主在貞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傳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其大至於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辯之於早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无由而成乃知霜冰之戒也霜而至於一无於字冰

小惡而至於一无於字大皆事勢之順長也本義古字順慎通用按此當作慎言當辯之於微也朱子曰陰陽皆自微至著不是陰便積著陽便合下具足此處亦不說這箇意履霜堅氷只是說從微時便須著慎來所以說益言慎也由辯之不早辯李光祖云不早辯他直到得郎當了卻方辯剗地激成事來此說最好○東萊呂氏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善如何得積惡如何得不積肉羶則蟻集醯酸則蚋聚若胸中有容著善處善自然積胸中无容著惡處惡自然不積○臨川吳氏曰小善積而為大善則福慶亦大而為餘慶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則禍殃亦大而為餘殃必然之理也○雲峰胡氏曰諸家釋順字謂善與不善皆由順而後積本義作慎言當辯之於微也蓋善與不善皆自微而至著於其微也審而謹之

則善惡之幾以決善念之萌以長自不肯甘為不善之習矣以此見讀作順字不若慎字有下工夫處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傳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則一作內直義形而則一作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

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切要之道无如敬以直內心敬則內自直○敬義夾

持直上達天德自此○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内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内内直則外必方○問敬義如何别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是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乾九三言聖人之學坤六二言賢人之學此其大致也若夫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則雖聖人不越乎此无異道故也○龜山楊氏曰守一之謂敬无適之謂一敬足以直内而已發之於外則未能時措之宜也故必有義以方外又曰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内外之辨○朱子曰敬立而内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内以義要去方外則非矣問義形而外方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内而外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最是他下得夾持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

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自此表裏夾持更无東西走作去處上面只更有箇天德直上者无許多人欲牽惹也

本義此以學而言之也正謂本體義謂裁制敬則本體之守也直内方外程傳備矣不孤言大也疑故習而後利不疑則何假於習朱子曰敬以直内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直是直上直下胸中无纖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正之意是處此事皆合宜截然區處得如一物四方在面前截然不可得而移易之意若是圓時便轉動得未有事時只說敬以直内若事物之來當辨别一箇是非敬譬如鏡義便是能照底○敬以養其心無一毫私念可以言直矣由此而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

謂義又曰須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通時纔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若無敬也不知義之所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敬以直內是无纖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又曰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矣然專言敬而不知就日用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亦不免於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敬矣又曰有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卻顛倒又牽動它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卻於根本上全无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以方外便敬以直內又曰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文言將敬字解直字義字解方字敬

義立而德不孤即觧大字敬而无義則做事出來必錯了只義而無敬則无本何以為義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施之事君則忠於君事親則悅於親交朋友則信於朋友皆不待習而无一之不利也○親坤六二末乃言不疑所行不疑方可入乾知處○潜室陳氏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而不言正以直内何也益以正觧直則可以敬觧直則不可轉正為敬者益才敬則心必正敬則竪起精神不令放倒乃是正以直内處為下一轉語即喚起精神所以敬字更有工夫○雙峰饒氏曰所謂直者即人心本然之正所謂方者即人心義制之義皆其固有而非外鑠我者君子當主敬以直其内守義以方其外敬義竝立則其德不孤蓋孤則偏於一善而其德狹不孤則衆善畢集而其德大矣體用全備无適不宜其於行事坦然无所疑惑此所以不習而无不利也○雲峰胡氏曰直方以用言正義以體言敬立而内直義形而外

方有體固有用也就敬與義言之則敬為體義又為用體用兼全此其德所以不孤也又曰乾九三明誠竝進聖人事也坤六二敬義偕立學者事也主敬是為學之要集義乃講學之功○隆山李氏曰文言字字皆有位置非苟然也乾九三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者乾坤之別也先儒誠敬之學起於此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仁義者陰陽之辯也先儒論仁義之用取諸此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傳為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從王事代上以終其事而不敢有其成功也猶地道代天終物而

成功則主於天也妻道亦然朱子曰天地之間萬物粲然而陳者皆陰麗於陽其美外見者也六三六五皆以陰居陽故三則曰陰雖有美而五則曰美在其中然三方進而位不中者也故雖有美而尚含之五正位而居體者也故美在其中而發於事業人臣事業之著於世固自有時殆不可挾才能而躐進以取三五同功嫌迫之禍也○節齋蔡氏曰代天終物而成功主於天者地道也以數言之天數終於九不足於終代其終者地十也○中溪張氏曰弗敢云者非其才有所不足於其分有所不敢也凡地之於天妻之於夫臣之於君其道皆當如是則得以陰從陽之正而能代上以終其事也下獨言地道蓋舉其大者爾○平菴項氏曰陰雖有美含之絶句以含之連下文讀者非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益言謹也

傳四居上近君而无相得之義故為隔絶之象天地交感則變化萬物草木蕃盛君臣相際而道亨天地閉隔則萬物不遂君臣道絶賢者隱遯四於閉隔之時括囊晦藏則雖无令譽可得无咎言當謹自守也

臨川吳氏曰草木蕃者名南所謂朝廷既治庶類蕃殖是也賢人隱者洪範所謂百穀用不成俊民用微是也賢人隱者洪範所謂百穀用不成俊民用微是也○平菴項氏曰草木且蕃況於人乎言盛者要其終也賢人隱則物從之矣言衰者記其始也○東萊呂氏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氣泰則見否則隱猶春生秋落氣至

即應間不容髮初不待思慮計較也若謂相時而動則已作兩事看所以獨稱賢人隱者蓋衆人强自隔絕故與天地之氣不相通氣至而覺者獨賢人而已〇雲峰胡氏曰六四文言與初六相似兩爻當合看初六首言人之善不善末斷之曰蓋言愼也六四首言天地之交不交末斷之曰蓋言謹也初當謹密毋縱夫微陰之長四當謹密毋銜於重陰之時

君子黃中通理

本義黃中言中德在內釋黃字之義也

正位居體

本義雖在尊位而居下體釋裳字之義也平菴項氏曰黃中正

位美在其中屬黄字通理居體暢於四支屬裳字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傳黄中文居中也君子文中而達於理居正位而不失為下之體五尊位在坤則惟一作故唯取中正之義美積於中而通暢於四體發見於事業德美之至盛也

本義美在其中復釋黄中暢於四支復釋居體

或問坤二五皆中爻二是就盡得地道上説五是就著見於文章事業上説否朱子曰不可説盡得地道他便是坤道也二在下方是就工夫處説文言云不疑其所行是也五得尊位則是就他成就處説所以云美在其

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進齋徐氏曰黄中中徳在内通理文无不通言柔順之徳藴乎内而至盛也正位當在中之位居體居下體而不僭言柔順之徳形於外而徳當也黄中通理則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正位居體則可發於事業二五皆中二内卦之中其發於外者不疑其所行而已五外卦之中其施於外者有事業之可觀坤道之美至此極矣故曰美之至也又曰黄中通理四字當玩涵養不熟操守不固天理有一毫之未純人欲有一毫之未去未得為黄中也涵養熟矣操存固矣天理全而人欲去矣然條理未達脉絡未貫則是藴於内者雖有中和渾厚之美而无融暢貫通之妙未得為通理也必黄中而通理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而後為美之至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亦此意也○雲峯胡氏曰六五當與六二竝看故皆以君子言敬直内方外之君子即黄中通理之君子也朱

子嘗謂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大抵敬以直內則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是即所以為黃中義以方外則凡事之來義以處之无不合理是即所以為通理五之黃中通理本於直內方外故其正位也雖居乎五之尊而其居體也則不失乎二之常二之直內方外是內外夾持兩致其力到五之黃中通理則內外通貫无所容其力矣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為于偽反離力智反夫音扶

傳陽大陰小陰必從陽陰既盛極與陽偕矣是疑於

陽也不相從則必戰卦雖純陰恐疑无陽故稱龍見其與陽戰也于野進不已而至於外也盛極而進不已則戰矣雖盛極不離陰類也而與陽爭其傷可知故稱血陰既盛極至與陽爭雖陽不能无傷故其血玄黃玄黃天地之色謂皆傷也本義疑謂鈞敵而无小大之差也坤雖无陽然陽未嘗无也血陰屬蓋氣陽而血陰也玄黃天地之正色言陰陽皆傷也○此以上申象傳之意平菴項氏曰玄黃者上下无別所謂雜也曰疑於陽曰嫌於无陽曰

猶未離其類曰天地之雜皆言陰之似陽臣之似君楚公子圍之美矣君哉也然終以野死則何利哉○西溪李氏曰玄天色也黄地色也雖曰天地之雜然天地定分終不可易故終之曰天玄而地黄○節齋蔡氏曰十月為純坤之月六爻皆陰然生生之理无頃刻而息一陽雖生於子而實始於亥十月之陽特未成文耳聖人為其純陰而或嫌於无陽也故稱龍以明之古人謂十月為陽月者蓋出於此○雲峰胡氏曰上六亦當與六三竝看故皆揭以陰之一字三曰陰雖有美含之猶知有陽也上曰陰疑於陽必戰則與陽為均敵而无小大之差矣天道不可一日无陽故稱龍於盛陰之時存陽也戰而俱傷在臣子雖罪不容誅在君父則宜早辯也蓋能辯之於初則如六五之黄裳元吉積善之慶有餘也不能辯之於初則如上六之其血玄黄積不善之殃有餘也

䷂ 震下坎上

傳屯序卦曰一无曰字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為盈塞於天地之間至通暢茂盛則塞意亡矣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以二象言之雲雷之興陰陽始交也以二體言之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陰陽相交乃成雲雷陰陽始交雲雷相應而未成澤故為屯若已成澤

則為解也又動於險中亦屯之義陰陽不交則為否始交而未暢則為屯在時則天下屯難未亨泰之時也誠齋楊氏曰氣始交未暢曰屯物勾萌未舒曰屯世多難未泰曰屯○隆山李氏曰乾坤之後次以屯蒙此乾坤以生育之功付之三子也屯初建侯蒙二克家五童蒙蓋為是也○雲峰胡氏曰屯蒙繼乾坤之後上下體有震坎艮坤交乾而成也震則乾坤之始交故先焉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屯張倫反

傳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一作正固非貞一作正固何以濟屯方屯之時未可有所往也天下之屯豈

獨力所能濟必廣資輔助故利建侯也或問程傳只言宜建侯輔助如何朱子曰易只有三處言利建侯屯兩言之豫一言之皆言立君左氏分明有立君之說衛公子元遇屯則可見矣○中溪張氏曰盈天地之間者萬物也而萬物以人為首故屯為人道之始具四德而繼乾坤也

本義震坎皆三畫卦之名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其德為動其象為雷坎一陽陷於二陰之間故其德為陷為險其象為雲為雨為水屯六畫卦之名也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為字象屮穿地始出而

未申也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故其名為屯震動在下坎險在上是能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於正但未可遽有所往耳又初九陽居陰下而為成卦之主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故筮立君者遇之則吉也朱子曰屯是陰陽未通之時蹇是流行之中有蹇滯困則窮矣○問彖云利建侯而本義取初九陽居陰下為成卦之主何也曰有一例成卦之主皆說於彖辭下如屯之初九利建侯大有之五同人之二皆如此又問屯利建侯此占恐與乾卦利見大

人同例曰然此亦大槩如此若是自卜為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已也若是卜立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君也此又看其所遇如何緣易本不是箇綳定底文字所以曰不可為典要○雙湖胡氏曰元亨利貞占辭也當屯難之世遽稱元亨亦猶蠱壞之時而有元亨之義卦辭大抵主在震初九一爻勿用有攸往震性好動戒震也○雲峰胡氏曰初九以震之一陽居陰下而為成卦之主元亨震之動也利貞為震遇坎而言也非不利有攸往不可輕用以往也易言利建侯者二豫建侯上震也屯建侯下震也震長子震驚百里皆有侯象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難乃旦反六二象同

本義以二體釋卦名義始交謂震難生謂坎中溪張氏曰乾

坤之後一索得震為始交再索得坎為難生而者彖上接下之辭所以合震坎之義而釋其為屯也

動乎險中

傳以雲雷二象言之則剛柔始交也以坎震二體言之動乎險中也剛柔始交未能通暢則艱屯故云難生又動於險中為艱屯之義

大亨貞

本義以二體之德釋卦辭動震之為也險坎之地也

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或問本義云此以下釋元

亨利貞用文王本意何也曰乾元亨利貞至孔子方作四德說後人不知將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即非也如屯卦所謂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於正初非謂四德也故孔子釋此彖辭只曰動乎險中大亨貞是用文王本意釋之也

雷雨之動滿盈

傳所謂大亨而貞（一作正）者雷雨之動滿盈也陰陽始交則艱屯未能通暢及其和洽則成雷雨滿盈於天地之間生物乃遂屯有大亨之道也所以能大亨由夫（一无夫字）貞也非貞固安能出屯人之處屯有致大亨

之道亦在夫一无夫字貞固也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傳上文一有既字言一有夫字天地生物之義一有是以字此言時事天造謂時運也草草亂无倫序昧冥昧不明當此時運所宜建立輔助則可以濟屯雖建侯自輔又當憂勤兢畏不遑寧處聖人之深戒也龜山楊氏曰天造草昧非寧居之時故宜建侯而不寧建侯所以自輔也使人各有主而天下定矣○或問剛柔始交而難生程傳以雲雷之象為始交謂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如何朱子曰剛柔始交只指震言所謂震一索而得男也此

三句各有所指剛柔始交而難生是以二體釋卦名義動乎險中大亨貞是以二體之德釋卦辭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是以二體之象釋卦辭只如此看甚明縁後來說者交雜混了故覺語意重複

本義以二體之象釋卦辭雷震象雨坎象天造猶言天運草雜亂昧晦冥也隂陽交而雷雨作雜亂晦冥塞乎兩間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治而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不取初九爻義者取義多端姑舉其一也朱子曰雷雨之動滿盈亦是那欝塞底意思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孔子又是别

發出一道理說當此擾攘之時不可无君故須立君終不可道建侯便了須更自以為不安寧方可蓋方動而遇險聖人見有此象故又因以為戒也○雲峰胡氏曰象傳自屯以下例分作兩節釋卦名是一節釋卦辭是一節或卦辭有未盡者從而推廣之如乾坤文言是也本義但分卦體卦象卦德卦變而叅之旨盡矣惟屯曰二體之象又曰二體之德見卦象卦德又因卦體而見之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傳坎不云雨而云雲者雲為雨而未成者也未能成雨所以為屯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下之事以濟於屯一无屯字難經緯綸緝謂營為也本義坎不言水而言

雲者未通之意經綸治絲之事經引之綸理之也屯難之世君子有為之時也或問屯需二象皆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然屯言君子以經綸需乃言飲食宴樂何也朱子曰需是緩意在他无所致力只得飲食宴樂屯是物之始生象草木初出地之狀其初出時欲破地面而出不无齟齬艱難故當為經綸其義所以不同也○東萊呂氏曰屯難之世人皆惶懼沮喪不敢有為殊不知正是君子經綸時節○隆山李氏曰坎在震上為屯以雲方上升畜而未散也坎在震下為解以雨澤既沛无所不被也故雷雨作解者乃所以散屯而雲雷方興則屯難之始也○臨川吳氏曰君子治世猶治絲欲解其紛亂亦猶屯之時必欲解其鬱結也經者先總其序為一而後分之象雷之自一而分綸者先理其緒為二而後合之象雷之自二而合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磐步干反

傳初以陽爻在下乃剛明之才當屯難之世居下位者也未能便往濟屯故磐桓也方屯之初不磐桓而遽進則犯難矣故宜居正而固其志凡人處屯難則鮮能守正苟无貞固之守則將失義安能濟時之屯乎居屯之世方屯於下所宜有助乃居屯濟屯之道也故取建侯之義謂求輔助也東萊呂氏曰說者謂初以剛居剛在屯難之世恐其銳於進故戒之以磐桓此說不然蓋初以剛明之才乃能與時消息自制其剛磐桓而不敢驟

此正所謂自勝之强也此正所謂剛也惟剛然後能磐桓孰謂以剛為戒乎○瀘川毛氏曰利居貞者其利在我利建侯者其利在民

本義磐桓難進之貌屯難之初以陽在下又居動體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故有盤桓之象然居得其正故其占利於居貞又本成卦之主以陽下陰為民所歸侯之象也故其象又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為侯也或問初九利建侯本義云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為侯此占與彖辭如何朱子曰卦辭通論一卦所謂侯者乃屬他人即爻之初九也爻辭專言一爻所謂侯者乃其自己故不同也○雲峰胡氏曰

文王卦辭有專主成卦之主而言者周公首於此爻之辭發之卦主震震主初磐桓即勿用有攸往利居貞即利貞卦言利建侯者其事也利於建初以為侯也爻言利建侯者其人也如初之才利建以為侯也爻言磐桓主為侯者而言宜緩卦言利建侯而不寧主建侯者而言不宜緩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

傳賢人在下時茍未利雖磐桓未能遂往濟時之屯然有濟屯之志與濟屯之用志在行其正也 臨川吳氏曰志行正因爻辭居貞而廣其義居則不行行則不居初陽剛之才雖磐桓未可進其志固在於得行其正也居而貞非其志也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傳九當屯難之時以陽而來居隂下為以貴下賤之象方屯之時隂柔不能自存有一剛陽之才衆所歸從也更能自處卑下所以大得民也或疑方屯于下何有貴乎夫以剛明之才而下於隂柔以能濟屯之才而下於不能乃以貴下賤也况陽之於隂自為貴乎

誠齋楊氏曰震以一陽為二隂之主故曰貴二隂賤而一陽下之故曰下賤○雲峯胡氏曰乾坤初爻提出隂陽二字此則以陽為貴隂為賤陽為君隂為臣尊陽之義益嚴矣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邅張連反乘繩證反又音繩

傳二以陰柔居屯之世雖正一作五應在上而逼於初剛故屯難邅回如辭一有助字也乘馬欲行也欲從正應而復班如不能進也班分布之義下馬為班與馬異處也二當屯世雖不能自濟而居中得正有應在上不失義者也然逼近於初陰乃陽所求柔者剛所陵柔當屯時固難自濟又為剛陽所逼故為難也設匪

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矣婚媾正應也寇非理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苟合於初所以不字苟貞一作正固不易至于十年屯極必通乃獲正應而字育矣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節久必獲通況君子守道不回乎初為賢明剛正之人而為寇以侵逼於人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而為義更不計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或問匪寇婚媾程傳云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此說如何朱子曰此四字文義不應必如此費力解六二乘初九之剛下為陽所逼然非為寇也乃來求己為婚媾耳此婚

媾與已皆正指六二也○縉雲馮氏曰初寇二二欲應五而不得應屯之象也自己行藏他人得而制之者陰柔故也○進齋徐氏曰易之道有已正而他爻取之以為邪者有已凶而他爻得之以獲吉者屯之初非不正也而二近之則為寇旅之上非不凶也而五承之則有譽命

本義班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六二陰柔中正有應於上而乘初剛故為所難而邅回不進然初非為寇也乃求與已為婚媾耳但已守正故不之許至于十年數窮理極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而可許矣爻有此象故因以戒占者朱子曰耿

氏觧女子貞不字作嫁笄而字貞不字者未許嫁也郤與婚媾之義相通亦說得有理伊川說作字育之字○問十年乃字十年只是指數窮理極而言耶曰易中此等取象不可曉如說十年三年七日八月等處皆必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雲峰胡氏曰屯如以時言塞而未遽通也邅如以遇屯之時者而言回而未遽進也屯者陰陽之始交二與四陰居陰初與五陽居陽二應五四應初故皆曰婚媾取陰陽之始交也○孔氏曰因六二之象以明男女婚媾之事其餘人事亦當法此如有人偪近於難遠有外應未敢遽進被近者所凌經久之後乃得相合是知萬事皆象於此非惟男女而已諸爻男女之象義皆然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傳六二居屯之時而又乘剛為剛陽所逼是其忠難也至於十年則難久必通矣乃得反其常與正應合也十數之終也雲峰胡氏曰柔乘剛非常也十年乃字則應乎剛而反常矣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幾音機舍音捨象同

傳六三以陰一无陰字柔居剛柔既不能安屯居剛而不中正則妄動雖貪於所求既不足以自濟又无應援將安之乎如即鹿而无虞人也入山林者必有虞人

以導之无導之者則惟陷入于林莽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本義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為逐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逐而不舍必致羞吝戒占者宜如是也朱子曰六三陰柔在下而居陽位陰不安於陰則貪求陽欲乘陰即妄行故不中不正又上无正應妄行取困所以為即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此爻在六二六四之間便是林中之象鹿陽物指五无虞无應也以此觸類而長之當自見得○建安丘氏曰屯四陰爻二四上皆言乘馬而三獨言即鹿者蓋二四上爻皆以陰居陰才位皆柔不能進者故有乘馬班如之

象班者將進而止不能往者也六三以陰居陽爻發位剛躁於進者故有即鹿无虞之象无虞即鹿者不量而進徒勞而无功也○雲峰胡氏曰卦下體震震動也初九利居貞猶戒其輕動六二貞不字則喜其不輕動六三不中不正上无正應而妄動取困必矣故有逐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幾者動之微六三互體艮聖人於其震之動而猶庶幾其知艮之止故勉之曰不如舍欲其止也懼之曰往吝戒其動也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傳事不可而妄動以從欲也无虞而即鹿以貪禽也當屯之時不可動而動猶无虞而即鹿以有從禽之心也君子則見幾而舍之不從若往則可吝而困窮

一作窮困也雲峰胡氏曰經言不如舍辨之審也傳言舍之去之決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傳六四以柔順居近君之位得於上者也而其才不足以濟屯故欲進而復止乘馬班如也已既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賢以自輔則可濟矣初陽剛一作剛陽之賢乃是正應已之婚媾也若求此陽剛一作剛陽之婚媾往與共輔陽一无陽字剛中正之君濟時之屯則吉而无所不利也居公卿之位已之才雖不足以濟時之

屯若能求在下之賢親而用之何所不濟哉東萊吕氏曰屯之六四居近君之位其才陰柔不足以濟屯故將進復止如乘馬之班如若能自知不足下親暱於初與之同向前共濟天下之事則吉无不利夫子釋之曰求而往明也明之一字最宜詳玩蓋得時得位有自伏弱求賢自助非明者能之乎

本義陰柔居屯不能上進故為乘馬班如之象然初九守正居下以應於已故其占為下求婚媾則吉也

或問六四求婚媾此婚媾疑指初九之陽婚媾是陰何得陽亦可言朱子曰婚媾通指陰陽但程傳謂六四往求初九之婚媾則恐其未然也○雙湖胡氏曰本義云下求婚媾是指初九在下來求四為婚媾求

者在彼往者在我故吉不然豈有陽不倡而陰反倡男不行而女先行以是為吉无不利者乎○建安丘氏曰二四皆欲從初者也四以應而往吉三以不應而往則吝往同而吉凶異者應不應故也○雲峰胡氏曰凡爻例上為往下為來六四下而從初亦謂之往者據我適人於文當言往不可言來如需上六三人來據人適我可謂之來不可謂往人變例也男下女為婚初下二婚媾也二之不字非應也初下四求婚媾也四之往者應也士夫有不待求而往者讀二四爻辭亦可愧矣諸家多以求婚媾為四求初唯本義謂初居下而應於已四待下之求而後往則吉必如是而後合男女婚媾之禮必如是而後見士夫出處之義

象曰求而往明也

傳知已不足求賢自輔而後往可謂明矣居得致之地位一作已不能而遂已至暗者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傳五居尊得正而當屯時若有剛明之賢為之輔則能濟屯矣以其无臣也故屯其膏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已也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

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謂以道馴致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不為則常屯以至於亡矣 朱子曰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說屯其膏云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這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黄門啗果實度日呼田令孜為阿父不知東漢時若一向肅引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如何只𨚗時都无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略有些變動便成大病○誠齋楊氏曰以剛明之主宜其撥亂反正有餘也然其膏猶屯者有君无臣故也六四近臣則弱六三近臣則又弱六二大臣則又弱惟一初九遠而在

下賢而在下然則將欲有為誰與有為哉此所以屯其膏也

本義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於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於下衆皆歸之九五坎體有膏潤而不得施為屯其膏之象占者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於凶

雲峰胡氏曰六爻唯二五言屯二在下而柔五剛而陷於柔皆非濟屯之才二曰屯如時之屯也五曰屯其膏五自屯之也可以施而不施是自屯其膏出納之吝謂之有司非大君之道也又曰學易者貴於觀時識變卦有二陽初陽在下而衆方歸之時之方來者也

五陽在上而陷於險時之已去者也
時已去雖陽剛亦无如之何矣故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施式豉反

傳膏澤不下及是以德施未能光大也人君之屯也

中溪張氏曰光陽德也五陽體本明以
陷於坎中為二陰所揜故曰施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傳六以陰柔居屯之終在險之極而无應援居則不
安動无所之乘馬欲往復班如不進窮厄之甚至於
泣血漣如屯之極也若陽剛而有助則屯既極可濟

矣誠齋楊氏曰屯上難極非剛明何以亨今以柔當之進無必為之才退有无益之泣朝夕必亡而已唐之傳昭是也○東萊呂氏曰屯極則當通如亂極則當治上居屯之極正是一機會然六以陰柔居之雖欲有為而才不足坐失機會故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也象所以言何可長也者蓋謂屯極之時若不變而為治即入於亂亡只有兩件更不容停待

本義陰柔无應處屯之終進无所之憂懼而已故其象如此雲峰胡氏曰爻言乘馬班如者三二班如待五應也四班如待初應也上陰柔无應處屯之終其班如也獨无所待進又无所之憂懼而已蓋初得時二比初亦得之五失時上比五亦失之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長直良反

傳屯難窮極莫知所為故至泣血漣洏如此其能長久乎夫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分三而又兩之足以抱括衆理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建安丘氏曰屯卦六爻二陽四陰凡卦以陰陽爻之少者為主故二陽為四陰之主然五坎體陷而坎勢初震體動而得時故初又為屯之主也其曰利居貞利建侯則卦之所主可知矣至九五則但曰屯其膏小貞吉而已其餘陰爻皆因初以起義四應初則往吉三不應初則往吝二乘初而應五則邅如而不能進上遠初而處卦之窮此所以泣血漣如也

周易傳義大全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傳義大全卷二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柴椿

周易傳義大全卷三

明　胡廣等　撰

☵☶ 坎下艮上

傳蒙序卦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穉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也為卦艮上坎下艮為山為止坎為水為險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為蒙及

其進則為亨義白雲郭氏曰屯者物之始生生而後稱卦之序也○誠齋楊氏曰蒙猶屯也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厄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勾而求舒曰屯稱而未達曰蒙○雙湖胡氏曰乾坤之後屯主在震初九一爻蒙主在坎九二一爻此長子代父長弟次兄之象艮為少男方有待於開發此屯蒙次乾坤之義也建侯有君道焉蒙求我有師道焉天地既位君師立矣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告古毒反

傳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時中乃致亨之道六五為蒙之主而九二發蒙者也我謂二也二非蒙

主五既順巽於二二乃發蒙者也故主二而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五居尊位有柔順之德而方在童蒙與二為正應而中德又同能用二之道以發其蒙也二以剛中之德在下為君所信嚮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求己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匪我求於童蒙乃童蒙來求於我也筮占決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己則告之再三則瀆慢矣故不告也發蒙之道利以貞正又二雖剛中然居陰故宜有戒　朱子曰伊川說蒙亨

髣髴是指九二一爻說所以云剛中也○白雲郭氏曰物穉者有必亨之理聖人發蒙有致亨之道所以亨也○毅齋沈氏曰蒙昧而能亨者由九二以剛中之德時而發之所以亨也

本義艮亦三畫卦之名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其德為止其象為山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名為蒙亨以下占辭也九二內卦之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者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故遇此卦者有亨道也我二也童蒙幼穉而蒙昧謂五也筮者明

則人當求我而其亨在人筮者暗則我當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當視其可否而應之我求人者當致其精一而扣之而明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又皆利於以正也朱子曰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山下已是險峻處又遇險前後去不得故於此蒙昧也蒙之意只是心下鶻突○人來求我我則當視其可否而告之蓋視其來求我之發蒙者有初筮之誠則告之再三煩瀆則不告之也我求人則當致其精一以叩之蓋我而求人以發蒙則當盡初筮之誠而不可有再三之瀆也○盤澗董氏曰本義發此一例即所謂稽實待虛者也○雲峰胡氏曰諸家訓亨與利貞以亨屬蒙利貞屬養蒙者惟本義以為蒙與養蒙者皆有亨道而利於貞易必如是看方為不滯

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本義以卦象卦德釋卦名有兩義朱子曰山下有險是卦象險而止是卦德蒙有二義險而止險在内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為蹇却是險在外自家這裏見得去不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哉○雲峰胡氏曰卦象分上下艮山下有坎水之險是一義卦德分内外内險已不能安外止又不能進是一義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傳山下有險内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為故

為昏蒙之義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得中則時也(一有得字)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二以(一无以字)剛明之賢處於下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於五盖五之志應于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盖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張子曰蒙卦主者全在九二彖之所論皆

二之義教者但只看蒙者時之所及則導之是以亨行時中也○厚齋馮氏曰學記云當其可之謂時九二陽明其於五陰之暗時而發之無過不及所以亨也○東萊呂氏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說者多謂發蒙者不可自屈必待童蒙先來求我志與我相應然後可教茍急於教人不待學者有志而強告之必不能入也此固是正理然人或錯會此說亢然不復與學者相接學者亦望風不敢進少徒寡與道卒不明要須詳玩志應二字此无以感之彼安得而應之應生於感也古之教人雖不區區先求學者然就不求之中自有感發之理不然學者之志何自而應乎

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傳初筮謂誠一而來求決其蒙則當以剛中之道告

而開發之再三煩數也來筮之意煩數不能誠一則瀆慢矣不當告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為煩瀆故曰瀆蒙也求者告者皆煩瀆矣東萊呂氏曰初筮告以剛中也九二發蒙者也九剛也二中也剛中九二之全體也當學者初來請問之時其心誠一故徑以全體告之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再三瀆是蒙者瀆發蒙者今不曰瀆發蒙者而反曰瀆蒙何也蓋聖人教令不倦豈嘗厭蒙者之瀆我哉所以再三瀆而不告者蓋至理不容擬議一言之下便當領解苟未領解吾置之而不告彼雖未達其胸中天理固完然不動也若再三瀆告之則彼將入于擬議卜度反瀆亂其天理矣此所謂瀆蒙也

蒙以養正聖功也

傳卦辭曰利貞彖復伸其義以明不止為戒於二實養蒙之道也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於蒙學之至善也蒙之六爻二陽為治蒙者四陰皆處蒙者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也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

當其可也志應者二剛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應也以剛中者以剛而中故能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所以釋利貞之義也或問本義云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何以見其當其可朱子曰下文所謂二五以志相應而初筮則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皆時中也初筮告以剛中者亦指九二有剛中之德故能告而有節夫能告而有節即所謂以剛而中也○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蒙昧之時先自養教正當了到那開發時便有作聖之功若蒙昧之中已自不正他日何由得會有聖功○南軒張氏曰孟子

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童穉之時純一不雜人欲未起天理實存謂之大人者守此而已謂之小人者失此而已人於是時保護養育則虛靜純白渾然天成施為動作酧酢進退皆天理也非作聖之功起於此乎○雲峰胡氏曰程傳云亨道即時中也本義謂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蓋蒙豈无可亨之道但恐亨之不得乎時之中爾本義謂如下文所指之事蓋謂五之志未與初應而遽欲亨之非時中也再三瀆而亦告之非時中也蒙宜養正過此而後養之非時中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行下孟反六三象同

傳山下出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若人蒙穉未知所適也君子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觀其出

而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而未有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也南軒張氏曰泉始出而遇險未有所之如人蒙穉未有所適貴於果行育德充而達之也育德之義尤當深體○廣平游氏曰山下出泉其一未散其勢未達觀其勢之未達則果行觀其一之未散則育德○西山眞氏曰泉之始出也涓涓之微壅於沙石豈能遽達哉唯其果決必行雖險不避故終能流而成川然使其源之不深則其行雖果而易以竭艮之象山也其德止也山唯其靜止故泉源之出者无窮有止而後有行也君子觀蒙之象果其行如水之必行育其德如水之有本則其體盛大而其用周流矣夫德者行之自出行者德之所形體用之謂也有體而後有用所養者厚則其應不窮中庸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又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皆此義也

本義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朱子曰山下出泉却是箇流行底物事暫時被他礙住在這裏觀這意思却是說自家當恁地做工夫卦中如此者多以象言之果者泉之必通育者靜之時也李通云育德是艮止也又曰果行有水之象育德有山之象○進齋徐氏曰蒙而未知所適也必體坎之剛中以決果其行而達之蒙而未有所害也必體艮之靜止以養育其德而成之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說吐活反桎音質梏古毒反

傳初以陰暗居下下民之蒙一作象也爻言發之之道發下民之蒙當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後從而教導之自古聖王為治設刑罰以齊其衆明教化以

善其俗刑罰立而後教化行雖聖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嘗偏廢也故為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謂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无由而入既以刑禁率之雖使心未能喻亦當畏威以從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後漸能知善道而革其一无其字非心則可以移風易俗矣苟專用刑以為治則蒙雖畏而終不能發苟免而无恥治化不可得而成矣故以往則可吝龜山楊氏曰蒙

无知也告之而弗喻引之而屢違非威之以刑莫能從也故發蒙之初利用刑人記曰榎楚二物以收其威書曰朴作教刑是也○童溪王氏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書制官刑儆于有位用訓于蒙士初陰暗迂蒙士也○建安丘氏曰治蒙之道示之以刑則人知警畏自可撤其昏蒙之蔽而无拘攣之患開發之機由此而始初六以陰暗之蒙切近九二陽明之賢足以開發之故曰發蒙

本義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然發之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羞吝矣戒占者當如是也朱子曰發蒙之義或自家是蒙得他人發或他人是蒙得自家發利用刑人用説桎梏粗説時如今人打人棒也須與脱了那枷方可一向枷他不

得若一向枷他便是以往吝這只是說治蒙者當寬慢葢法當如此○雲峰胡氏曰利用刑人痛懲之也用說桎梏暫舍之以觀其後也痛懲而不暫舍一於嚴以往是不知有敬敷五教在寬之道也故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傳治蒙之始立其防限明其罪罰正其法也使之由之漸至於化也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葢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本義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雲峰胡氏曰君師之道正而已屯初志行正蒙初以正法初之正猶

懼失之於終況不正於初乎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傳包含容也二居蒙之世有剛明之才而與六五之君相應中德又同當時之任者也必廣其含容哀矜昏愚則能發天下之蒙成治蒙之功其道廣其施博如是則吉也卦唯二陽爻上九剛而過唯九二有剛中之德而應於五用於時而獨明者也苟恃其明專於自任則其德不弘故雖婦人之柔闇尚當納其所

善則其明廣矣又以諸爻皆陰故云婦堯舜之聖天下所莫及也尚曰清問下民取人爲善也二能包納則克濟其君之事猶子能治其家也五既陰柔故發蒙之功皆在於二以家言之五父也二子也二能主蒙之功乃人子克治其家也誠齋楊氏曰五求二二匪求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事君如子事父正使致君如伊周亦臣子分内事如子之克家耳非功也○隆山李氏曰震以建侯而有經綸之功此長子事也坎以剛中而有克家之能此次子事也艮以柔巽而得童蒙之吉此少子事也乾坤三子至是各得其宜矣

本義九二以陽剛為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當發蒙之任也然所治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而文之德剛而不過為能有所包容之象又以陽受陰為納婦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為子克家之象故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事則如是而吉也　朱子曰卦中說剛中處最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為物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為擊蒙大抵蒙卦除了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唯九二一爻為治蒙之主○雲峰胡氏曰此爻具三象義各不同兩吉字是兩占辭包蒙納婦是兩象諸家解此比而同之本義三象字兩又

字見得三句取象自具三義觀此最可見易凡例包蒙包上下四陰也納婦納六五一陰也包與納二虛能受之象克九剛能任之象一六五也性陰有蒙象陰應陽有婦象位尊有父象以五之一爻而取象不同如此又於應爻見之

易之不可為典要如此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傳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二能主蒙之功者五之信任專也二與五剛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相接則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本義指二五之應

進齋徐氏曰使蒙者與發

蒙者之情一不相按雖有善教無從入也○雲峰胡氏曰剛柔有上下之分故也二之於初惡其乘剛柔有往來之情故蒙二之於五喜其接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取七具反

傳三以陰柔處蒙闇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為羣蒙所歸得時之盛故捨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說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本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女之見金

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占者遇之則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无所利矣金夫蓋以金賂己而挑之若魯秋胡之為者朱子曰六三説勿用取女者大率陰爻又不中不正合是一般无主宰底女人金夫不必解做剛夫○雲峰胡氏曰諸爻皆説蒙此爻別發一義昧其所適見利忘身蒙不足以盡之女一失身且如此士而失身於所從用之何利焉○隆山李氏曰屯之六二近初九之陽而正應在五然震之性動而趨上舍初而歸五故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此女子之屯者也蒙之六三近九二之陽而正應在上然坎之性陷而趨下舍上而從二故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此女子之蒙者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傳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也本義順當作慎葢順慎古字通用荀子順墨作慎墨且行不慎於經意尤親切今當從之

六四困蒙吝

傳四以陰柔而蒙闇无剛明之親援无由自發其蒙困於昏蒙者也其可吝甚矣吝不足也謂可少也

本義既遠於陽又无正應為困於蒙之象占者如是可羞吝也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節齋蔡氏

曰困讀如困而不學之困○隆山李氏曰六四以陰居陰而上下又皆陰蒙暗之甚者也欲從九二則下隔六三欲從上九則上隔六五獨遠於陽无以發蒙而久困○中溪張氏曰天下之蒙皆可教也苟能隆師親友則困而知者與生知學知一也若終於困則吝矣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遠于萬反

傳蒙之時陽剛為發蒙者四陰柔而最遠於剛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无由得明矣故困於蒙可羞吝者以其獨遠於賢明之人也不能親賢以致困可吝之甚也實謂陽剛也本義實叶韻去聲龜山楊氏曰陰資陽

以為明者六四之困遠於陽故也陽實陰虛實謂陽也○平菴項氏曰初三近九二五近上九三五皆與陽應惟六四所比所應皆陰故曰獨遠實也○沙隨程氏曰小象叶聲韻故太玄測亦有韻孔氏正義於離文亦嘗論之○鄱陽董氏曰今易自坤以後六十三卦小象傳散入爻辭之下遂不可以韻讀之本義一用古易故多論叶韻而尤詳備於小過既濟二卦則通一部易皆可類推矣

六五童蒙吉

傳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於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發而資於人也為人君者茍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於

己也本義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於人故其象為童蒙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龜山楊氏曰五居尊位而下求九二之臣不挾貴也以童蒙自居不挾長不挾賢也苟有求焉而有所挾皆在所不告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故惟童蒙乃吉夫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皆學焉而後臣之由斯道也○雲峰胡氏曰屯所主在初卦曰利建侯而文於初言之蒙所主在二卦曰童蒙求我而文於五言之五應二者也知童蒙之為五則知我之為二矣童蒙純一未發以聽於人五居尊位而能以童蒙自處一聽於二其吉可知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傳舍己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優於

天下矣雙湖胡氏曰順以文柔言巽以志應言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傳九居蒙之終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既極如苗民之不率為寇為亂者當擊伐之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為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為剛暴乃為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為寇也朱子曰古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如伊川作用兵說亦是但只做得一事用不如且就淺處說去却事事上有用若便說深了則一事用得別事用不得○前

陽張氏曰諸爻皆蒙其不蒙者惟二剛二以剛居中包蒙以開其善上以剛過中擊蒙以懲其惡

本義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為擊蒙之象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為之害惟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為得宜故戒占者如此凡事皆然不止為誨人也

或問本義只就自身克治上說如何朱子曰事之大小都然治身也恁地若治人做得太甚亦反成為寇○進齋徐氏曰上過剛不中又居過高之位在下者既昏蒙在上者又高亢情意不接彼此扞格乃以為瀆而至於擊蒙也○雲峰胡氏曰本義釋此爻與九二爻相應蓋所治既廣而又攻治太深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而又取必太過是欲去其害而反為害者也故曰不利

為寇人性純一未發之蒙不能不為外誘之物所化惟為之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雖過於嚴乃為得宜故曰利禦寇且曰凡事皆然不止為誨人也朱子之教人可謂精且備矣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傳利用禦寇上下皆得其順也上不為過暴下得擊去其蒙禦寇之義也本義禦寇以剛上下皆得其道

白雲郭氏曰上九過剛之才發蒙則為暴包蒙則不能容以之禦寇則利矣能禦寇亦去衆蒙之害也○雲峰胡氏曰上之剛不為寇而止寇上之順也下之人隨其所止而止之下之順也○建安丘氏曰蒙卦六爻二陽四陰故以二陽為四陰之主然九二得中得時上九過中失時故二又為蒙之主其曰包蒙吉

納婦吉則爻之所指可見矣至上九則但擊蒙禦寇而已其上下四陰爻皆因二以起義五應二則為童蒙之吉初承二則為發蒙之利四遠二不明者也則為用蒙之吝三乘二不順者也聖人不以蒙待之故此爻不言蒙

䷄ 乾下坎上

傳需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夫物之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為飲

食之道所以次蒙也卦之大意須待之義序卦取所須之大者耳乾健之性必進者也乃處坎險之下險為之阻故須待而後進也徂徠石氏曰凡乾在下者必當上復今欲上復前遇坎險未可直進宜須待之○誠齋楊氏曰傳曰需事之賊言猶豫不決之害事也易之需非不決之需見險而未可動能動而能不動者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傳需者須待也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進而遇險未能進也故為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為

需之主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一无正字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无難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辨也莆陽張氏曰利涉大川者乾濟乎坎也以剛中之德臨事而懼何所往而不利哉○西山真氏曰按諸卦凡言利涉大川皆利濟險涉難之義

本義需待也以乾遇坎乾健坎險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孚信之在中者也其卦九五

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爲有孚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故占者爲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而利涉大川正固无所不利而涉川尤貴於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也朱子曰需主事孚主心需其事而心能信實則光亨以位乎尊位而中正故所爲如此利涉大川而能需則往必有功利涉大川亦象上文有孚光亨貞吉又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常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雲峯胡氏曰需待也乾陽在下皆有所需九五坎陽在上又爲衆所需需而无實无光且亨之時需而非正无

吉且利之理世有心雖誠實而處事或有未正者故曰孚又曰貞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傳需之義須也以險在於前未可遽進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剛健而能需待不輕動故不陷於險其義不至於困窮也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善者也故夫子贊之云其義不困窮矣本義此以卦德釋卦名義涑水司馬氏曰坎陷也而云不陷者何也需然後進所以不陷也○隆山李氏曰乾之三陽在下而上卦遇坤離兌則為泰為大有為夬進无齟齬何也柔順在上而无

逆也若夫坎險在上安得冒進而不少需哉○中溪張氏曰需合乾坎成卦乾三陽進迫乎坎遇險而能須者也坎一陽居中守正處險而能需者也遇險而能需則不至犯險處險而能需則又將出險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傳五以剛實居中為孚之象而得其所需亦為有孚之義以乾剛而至誠故其德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所以能然者以居天位而得正中也居天位指五以正中兼二言故云正中　楊氏曰需之義有二有需於人者有為人所需者需於人者初二三四上是也為人所需者五是也惟為人所需者既中正而居天位則雖險在前

而終必克濟非若蹇之見險而止也雖坎居上而剛健不陷非若困之剛揜也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傳既有孚而貞正雖涉險阻往則有功也需道之至善也以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建安丘氏曰乾在坎下為需剛健而不陷故云利涉大川乾在坎上為訟健无所施故云不利涉大川

本義以卦體及兩象釋卦辭朱子曰以正中以中正也即一般這只是要協韻利涉大川利涉是乾也大川是坎也往有功是乾有功也或云以乾去涉大川○雲峰胡氏曰凡五皆天位也屯不足言特於需發其義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上時掌反樂音洛

傳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隂陽和洽然後成雨雲方上於天未成雨也故為須待之義隂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澤猶君子畜其才徳而未施於用也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為雨之象懐其道徳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本義雲上於天无所復為待其隂陽之和而自雨爾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為但飲食宴樂

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為則非需也朱子曰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无所為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東萊呂氏曰雲上於天而未成雨猶君子未施於用而需待之時也飲食宴樂涵養此理而已與後世不得志而麴蘖之託昏冥之逃者異矣○勉齋黄氏曰雲上於天需待之象今而曰雲上於天无所復為則是兼取於飲食宴樂之義雲上於天自為需待之義飲食宴樂則君子處需而得其道也其義九五一爻盡之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傳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於險故為需于郊郊曠遠之地也處於曠遠利在安守其常則无咎

也不能安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於遠而无過也

本義郊曠遠之地未近於險之象也而初九陽剛又有能恒於其所之象故戒占者能如是則无咎也

隆山李氏曰安常守靜待時之義以乾之健而必進乃能需以待焉以此涉世何咎之有○雲峰胡氏曰國外曰郊同人以象上九此以象初皆取其遠也同人于門于宗而後于郊近而遠也需于郊而後于沙于泥遠而近也初能需于曠遠之地而又戒之以利用恒者身不輕進必志不妄動斯无咎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難乃旦反

傳處曠遠者不犯冒險難而行也陽之爲物剛健上

進者也初能需待於曠遠之地不犯險難而進復宜安處不失其常則可以无咎矣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龜山楊氏曰乾道上行為常方需之時坎險在前宜需而後進雖久於其所未為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沙鄭本作沚

傳坎為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為需于沙漸近於險難雖未至於患害已小有言矣凡患難之辭

大小有殊小者至於有言言語之傷至小者也二以剛陽之才而居柔守中寛裕自處需之善也雖去險漸近而未至於險故小有言語之傷而无大害終得其吉也本義沙則近於險矣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漸進近坎故有此象剛中能需故得終吉戒占者當如是也臨川吴氏曰九二剛而在地上位與坎水中爻相應猶沙地雖瀕水而遠水已漸漬于其中故曰需于沙有言如鄭息有違言謂以口語相傷也○𨿽峰胡氏曰初最遠坎利用恒乃无咎九二漸近坎小有言矣而曰終吉者初九以剛居剛恐其躁急故雖遠險猶有戒辭九二以剛居柔性寛而

得中故雖近險而不害其為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衍以善反

傳衍寛綽也二雖近險而以寛裕居中故雖小有言語及之終得其吉善處者也本義衍寛意以寛居中不急進也雲峰胡氏曰下體乾九二衍在中即乾九二寛以居之也初不失常故不犯難二以寛居中故不急進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傳泥逼於水也既進逼於險當致寇難之至也三剛

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故致寇也苟非敬慎則致喪敗矣本義泥將陷於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故其象如此 朱子曰以其迫近坎險故有致寇至之象○瀘川毛氏曰近則有言迫則致寇其勢然也○誠齋楊氏曰初需于郊止而不敢進二需于沙進而不敢逼三需于泥則進而逼於水矣然坎猶在外也災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而人自狎水也狎水死者勿咎水致寇敗者勿咎寇自我致之故也○雲峰胡氏曰需與漸皆取有所待而進之義需內卦于郊于沙于泥由平原而水際水際非人所安也漸內卦于干于磐于陸由水際而平原平原非鴻所安也皆以三危地故也需之三遇坎而曰致寇至漸之三互坎而曰禦寇禦寇者艮剛

而能止致寇者乾剛而不中也致之一字罪在三矣險何嘗逼三三急於求進自逼於險云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傳三切逼上體之險難故云災在外也災患難之通稱對青而言則分也三之致寇由己進而廹之故云自我寇自己致若能敬慎量宜而進則无喪敗也需之時須而後進也其義在相時而動非戒其不得進也直使敬慎毋失其宜耳本義外謂外卦敬慎不敗發明占外之占聖人示人之意切矣或問敬慎不敗本義以為發明

占外之意何也朱子曰言象中本无此意占者不可无此意所謂占外意也○問敬慎二字曰敬字大慎字小如人行路一直恁地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喫跌便是慎慎是唯恐有失之意又曰孔子雖說推明義理這般所在又變例推明占筮之意需于泥災在外占得此象雖若不吉然能敬慎則不敗又能堅忍以需待處之得其道所以不凶或失其剛健之德又无堅忍之志則不能不敗矣○建安丘氏曰坎險在外未嘗廹人由人急於求進自逼於險以致禍敗象以自我釋之明致災之由不在他人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傳四以隂柔之質處于險而下當三陽之進傷於險難者也故云需于血既傷于險難則不能安處必失

其居故云出自穴穴物之所安也順以從時不競於險難所以不至於凶也以柔居陰非能競者也若陽居之則必凶矣蓋无中正之德徒以剛競於險適足以致凶耳或問程傳釋穴物之所安朱子曰穴是陷處喚做所安處不得分明有箇坎陷也一句柔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於坎陷四又是坎體之初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陷了

本義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四交坎體入乎險矣故為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故又為出自穴之象占者如是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

雙湖胡氏曰坎為水為血今不曰需于水而曰需于血故本義以為殺傷之地四下卦之上又有出自穴之象○雲峯胡氏曰出自穴諸家以為三陽方來四出而不安於穴本義以為四陰柔得正可出而不陷於穴夫以小畜之時下三陽竝進而六四當之其終也猶血去惕出需之時三陽非急於進者四需于血而終得出自穴者宜也以為不安於其穴者過矣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傳四以陰柔居於險難之中不能固處故退出自穴蓋陰柔（一作柔弱）不能與時競不能處則退是順從以聽於時所以不至於凶也　雲峯胡氏曰三能敬則雖迫坎之險而不敗四能順則雖

陷坎之險而可出故與順固處險之道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傳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本義酒食宴樂之具言安以待之九五陽剛中正需于尊位故有此象占者如是而貞固則得吉也或問需于酒食貞吉朱子曰需只是待當此之時别无作為只有箇待底道理然又須是正方吉坎體中多説酒食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進齋徐氏曰

九五為需之主以一陽處二陰之中以待下三陽同德之援者也陽彙而進陰引而退自此坎可平險可夷矣人君於此復何為哉唯出而位乎中正之位需于酒食優游宴樂與天下相安於太平醉飽之域可也雲上於天物需雨澤以為養也需于酒食人需飲食以為養也○雲峰胡氏曰酒食坎象開闢以來生民有欲莫大於飲食男女屯蒙卦爻既於婚娶之正三致意焉此復以飲食之正言之五有剛中之德時乎當需且宜需于酒食安以待之況在下者乎五需于酒食惟正乃吉況在下而可宴酣无度乎本義云占者如是而貞固則吉其教人之意切矣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傳需于酒食而貞且吉者以五得中正而盡其道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傳需以險在前需時而後進上六居險之終終則變矣在需之極久而得矣隂止於六乃安其處故為入于穴穴所安也安而既止後者必至不速之客三人謂下之三陽乾之三陽非在下之物需時而進者也需既極矣故皆上進不速不促之而自來也上六既需得其安處羣剛之來苟不起忌疾忿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豈有侵陵之理故終吉也或

疑以陰居三陽之上得為安乎曰三陽乾體志在上進六陰位非所止之正故无爭奪之意敬之則吉也

新安胡氏曰四外卦之初出尚有可之之所上外卦之終出無可之矣故入而藏出逃其巢穴所以避陽而去入伏於巢穴所以避陽之來○隆山李氏曰三陽君子也其進也四以抗而傷上以敬而吉小人不敢干君子君子亦不薄小人也乾知險而需所以為君子之謀陰知敬而避所以為小人之戒○臨川吳氏曰上獨不言需者時既終矣无復有所需也

本義陰居險極无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為不速客三人之象柔

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之象占者當陷險中然於非意之來敬以待之則得終吉也朱子曰乾陽上進之物前遇坎險不可遽進以陷於險故為需遇此時節當隨遠隨近寧耐以待之直至需于泥已甚狼當矣然能敬慎亦不至敗至於九五需得好只是又難得這般時節當此時只要定以待之耳至上六居險之極又有三陽並進六不當位又處陰柔亦只得敬以待之則吉○雙峰胡氏曰外卦險體二陰皆有穴象四出自穴而上則入于穴何哉六四柔正能需猶可出於險故曰出者許其將然也上六柔而當險之終惟入于險而已故曰入者言其已然也然雖已入于險非意之來敬之終吉君子未嘗无處險之道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當都浪反

後凡言當位不當位者倣此

傳不當位謂以陰而在上也爻以六居陰為所安象復盡其義明陰宜在下而居上為不當位也然能敬慎以自處則陽不能陵終得其吉雖不當位而未至於大失也本義以陰居上是為當位言不當位未詳

或問不當位如何朱子曰凡初上二爻皆无位二士三卿大夫四大臣五君位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閑僧家之有西堂之類王弼說初上无陰陽定位伊川云陰陽奇耦豈容无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六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東萊呂氏曰需初九九五二爻之吉固不待

言至於餘四爻雖時有悔吝然終歸於吉如二則小有言終吉如三之象則曰敬慎不敗四之象則曰順以聽也上則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大抵天下之事若能款曲停待終是少錯

☰☵ 坎下乾上

傳訟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人之所需者飲食既有所須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為卦乾上坎下以二象言之天陽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違所以成訟也以二體言之上剛下險剛險相接能无訟乎又人內險阻而外剛強所以訟也進安丘氏曰訟字從言從

公言出於公則為訟不公則為誣為詐非訟也○雲峰胡氏曰屯蒙之後繼以需訟需由於屯世不屯无需訟由於蒙人不蒙无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窒張栗反

傳訟之道必有其孚實中无其實乃是誣妄凶之道也卦之中實為有孚之象訟者與人爭辯而待決於人雖有孚亦須窒塞未通不窒則已明无訟矣事既未辯吉凶未可必也故有畏惕中吉得中則吉也終凶終極其事則凶也厚齋馮氏曰有孚而窒焉故訟訟而未明則惕○潛齋胡氏曰

曲直未明故窒勝負未明故惕中吉虞芮之相遜是也終凶雍子納賂而蔽罪邢侯是也

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傳訟者求辯其曲直也故利見於大人大人則能以其剛明中正決所訟也訟非和平之事當擇安地而處不可陷於危險故不利涉大川也

本義訟爭辯也上乾下坎乾剛坎險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又為內險而外健又為己險而彼健皆訟之道也九二中實上无應與又為加憂且於卦

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有有孚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之象上九過剛居訟之極有終極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剛乘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戒占者必有爭辯之事而隨其所處為吉凶也朱子曰訟攻責也如今訟人攻責其短而訟之自訟則反之於身亦如此○鄱陽董氏曰九二中實為有孚坎險為窒坎為加憂為惕九二居下卦之中故曰有信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也終凶蓋取上九終極於訟之象利見大人蓋取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之象不利涉大川又取以剛來險以實履陷之象此取義不一也然亦有不必如此取者此

特其一例也先生嘗曰卦辭如此辭極齊整益所取諸爻義皆與爻中本辭協亦有雖取爻義而與爻本辭不同者此為不齊整處是也○雲峰胡氏曰需訟二卦皆以坎之中實為主特需之坎在上為光為亨訟之坎在下為窒為惕窒惕者光亨之反也本義謂涉川尤貴於能待就需待之義説利涉以剛乘險以實履陷就爭訟之危説不利涉其義精矣大抵能安其分則為需以相待不能安其分則為訟以相持故需卦辭有吉无凶有利无不利於訟則曰如是而吉如是而凶如是而利如是而不利別白言之所謂隨其所處為吉凶者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傳訟之為卦上剛下險險而又健也又為險健相接

內險外健皆所以為訟也若健而不險不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訟也

本義以卦德釋卦名義嵩山晁氏曰上以剛陵下下不險則未必訟下以險陷上上不剛則未必訟外健而內不險未必生訟內險而外不健未必能訟○雲峰胡氏曰上下以分言本不當訟上剛以勢陵下也下險其情始不可測矣以一人言內險而外健以二人言己險而彼健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傳訟之道固如是又據卦才而言九二以剛自外來而成訟則二乃訟之主也以剛處中中實之象故為

有孚處訟之時雖有孚信亦必艱阻窒塞而有惕懼不窒則不成訟矣又居險陷之中亦為窒塞惕懼之義二以陽剛自外來而得中為以剛來訟而不過之義是以吉也卦有更取成卦之由為義者此是也卦義不取成卦之由則更不言所變之爻也據卦辭二乃善也而爻中不見其善葢卦辭取其有孚得中而言乃善也爻則以自下訟上為義所取不同也

終凶訟不可成也

傳訟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終極其事極意於其事則凶矣故曰不可成也成謂窮盡其事也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傳訟者求辯其是非也辯之當乃中正也故利見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聽者一有或字非其人則或不得其中正也中正大人九五是也楊氏曰虞芮爭田之訟必欲見文王故其訟之理決鼠牙雀角之誠偽必欲見召伯故其訟之理明為聽訟之大人者不尚中正可乎

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傳與人訟者必處其身於安平之地若蹈危險則陷其身矣乃入于深淵也卦中有中正險陷之象

本義以卦變卦體卦象釋卦辭 朱子曰訟卦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此是卦變中二爻變者蓋四陽二陰自遯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卦剛來居二柔進居三故曰剛來而得中○進齋徐氏曰天下唯剛者訟柔者不訟以險而遇健所以訟也二以剛中則為有孚但二五剛敵而不相應上下猶有窒塞之情必因其窒塞而懷吾怵惕憂懼之心不過於訟則為吉以其剛來而得中也訟卦下體本艮今九自三來居於下卦之中而成訟故得訟之中吉終極而成則凶故又以不可成戒之○建安丘氏曰剛來而得中此卦變也易中言卦變始於此剛自上而反下為來柔自下而升上為往為

進凡卦中言剛柔上下之往來者多三陰三陽之卦謂內外兩體之變也如噬嗑賁之類是也有四陽二陰四陰二陽之卦亦言剛來柔進者謂上下一爻之變也如訟晉之類是也聖人之言卦變於此見其兩端焉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傳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若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

本義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作事謀始訟端絶也 龜山楊氏曰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作事至於違行而後謀之則无及矣○雲峯胡氏曰凡事有始有中有終訟中吉終凶然能謀於其始則訟端既絶中與終不必言矣○平菴項氏曰乾陽生於坎水坎水生於天一乾坎本同氣而生者也一動之後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隔由是觀之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覩暱而不敬也禍難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共飯地分於匕筯之間蘇史滅宗忿起於笑談之頃謀始之誨豈不深切著明乎○丹陽邵氏曰天為三才之始水為五行之始君子法之作事謀始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傳六以柔弱居下不能終極其訟者也故於訟之初

因六之才為之戒曰若不長永其事則雖小有言終得吉也蓋訟非可長之事以陰柔之才而訟於下難以吉矣以上有應援而能不永其事故雖小有言終得吉也有言災之小者也不永其事而不至於凶乃訟之吉也蘭氏廷瑞曰六爻唯初與三陰柔而不爭故不言訟○臨川吳氏曰柔弱居下不能終訟故曰不永所事雖有言語之傷而終則吉也與終凶之終不同

本義陰柔居下不能終訟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此爻是陰柔之人也不會十分與人訟那人也無十分傷犯底事但只略去訟才辯得明便止所以曰終吉○臨川吳

氏曰不永所事此卽于所謂意象也○雲峰胡氏曰不曰不永訟而曰不永所事事之初猶與其不成訟也小有言與需不同需有言近坎也人不能不小有言也此之小有言坎也我不得已而小有言也又曰終凶者上九在訟爲終在人爲不終終吉者初六在訟爲不終在人爲有終○誠齋楊氏曰六以才弱而位下才弱者有懟怨而无遂心故雖訟而不永位下者敢於微懟而不敢於大訟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釋所以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

傳六以柔弱而訟於下其義固不可長永也永其訟則不勝而禍難及矣又於訟之初即戒訟非可長之

事也

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傳柔弱居下才不能訟雖不永所事既訟矣必有小災故小有言也既不永其事又上有剛陽之正應辯理之明故終得其吉也不然其能免乎在訟之義同位而相應相與者也故初於四為獲其辯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訟者也故二與五為對敵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逋補吴反眚生領反

傳二五相應之地而兩剛不相與相訟者也九二自外來以剛處險為訟之主乃與五為敵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敵乎是為訟而義不克也若能知其義之不可退歸而逋避以寡約自處則得无過眚也必逋者避為敵之地也三百户邑之至小者若處強大是猶競也能无眚乎眚過也處不當也與知惡而為有分也本義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

其象占如此邑人三百戶邑之小者言自處卑約以免災患占者如是則无眚矣朱子曰九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為窒塞之象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何故不言二百戶以其有定數也今解者卻要牽強故只得說小邑某嘗以為易有象數者以此聖人之象便依様予今不可考王弼說得意忘象是要忘了這象伊川又說假象是只要假借此象今看得不解恁地全無那象只是不可知只得且從理上說○節齋蔡氏曰克能也位柔故不克逋逃也隱兩柔之中有逋象邑內地退處卑小故无眚○雲峯胡氏曰九二九四皆以剛居柔故皆不克訟但九四居健體之初非能用其健者九二為險體之主則本欲用其險者本義謂其本欲訟蓋誅其心而言之也但以九五勢不可敵故從而退避省約然則二之不克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

故僅可以无眚焉耳○進齋徐氏曰退處卑小示屈服之意也苟猶據大邑雖曰退聽跡尚可疑如都城百雉足以偶國臧武仲據防請後豈理也哉○雙湖胡氏曰六爻自五君位外上不足言初三四吉二僅无眚者以犯分於先不克而後逋竄非本无訟上之心也易於君臣之分其嚴矣哉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

傳義既不敵故不能訟歸而逋竄避去其所也

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掇都活反

傳自下而訟其上義乖勢屈禍患之至猶拾掇而取之言易得也

本義掇自取也平庵項氏曰上兩句皆是爻辭下兩句方是象傳如需之上六象傳句法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

傳三雖居剛而應上然質本陰柔處險而介二剛之間危懼非為訟者也祿者稱德而受食舊德謂處其素分貞謂堅固自守厲終吉謂雖處危地能知危懼則終必獲吉也守素分而无求則不訟矣處危謂在險而承乘皆剛與居訟之時也進齋徐氏曰聖人於初三兩柔爻皆係之以終吉之辭所以勉人之无訟也苟知柔而不喜訟者終吉則知剛而好訟者終凶矣

或從王事无成

傳柔從剛者也下從上者也三不爲訟而從上九所爲故曰或從王事无成謂從上而成不在已也訟者剛健之事故初則不永三則從上皆非能訟者也二爻皆以陰處一作柔不終而得吉四亦以不克而渝得吉訟以能止爲善也平庵項氏曰坤六三雖无成而有終但不敢爲倡而已訟六三止云无成則始終皆无矣○進齋徐氏曰王事即訟事无成即彖之訟不可成也

本義食猶食邑之食言所享也六三陰柔非能訟者

故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然或出而從上之事則亦必无成功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雲峰胡氏曰食舊德與位乎天德語同位必稱德而居故寧德過其位毋位過其德食必稱德而食故寧德浮于食毋食浮于德食猶食邑之食九二邑人三百户食之最約者也二剛險本欲訟者能退處於分之小僅可无眚三陰柔本不能訟者能安守其分之常雖厲猶吉謂之貞者守常則為貞不守常非貞也曰貞曰或從王事无成與坤六三爻辭同此獨不曰有終者三下卦之終也在坤之三而或出始雖无成而後猶可以有終在訟之三而或出但見其无成而已訟固非可終者本義曰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矣蓋守常而或出則非貞能守者矣深戒之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傳守其素分雖一无雖字從上之一无之字所為非由已也故无成而終得其吉也本義從上吉謂隨人則吉明自主事則无成功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渝以朱反

傳四以陽剛而居健體不得中正本為訟者也承五履三而應一有於字初五君也義不克訟三居下而柔不與之訟初正應而順從非與訟者也四雖剛健欲訟

无與對敵其訟无由而興故不克訟也又居柔以應柔亦為能止之義既義不克訟若能克其剛忿欲訟之心復即就於命革其心平其氣變而為安貞則吉矣命謂正理失正理為方命故以即命為復也方不順也書云方命圮族孟子曰方命虐民夫剛健而不中正則躁動故不安處非中正故不貞不安貞所以好訟也若義不克訟而不訟反就正理變其不安貞為安貞則吉矣東萊呂氏曰以九居四是剛強之人處不中正之地本好訟者也然所承

者五五至尊而不敢與之訟所復者三三至柔而不至於生訟所應者初初既相應亦非與之為訟者也左右前後皆无可者雖有好訟之心畧不得騁則其心必自還而歸善故曰復即命命正理也好訟之心既无所施則必復就於正理渝變而為善也譬如水之泛濫欲擊東岸而其岸堅而不可動欲擊西岸而其岸又堅而不可動則必循循歸于故道矣心之所之只有善惡兩件於惡既不得騁不之於善將何之乎

本義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剛而不中故有訟象以其居柔故又為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於正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

括蒼龔氏曰二與五訟四與初訟其

與為敵者強弱不同而皆曰不克者蓋二以下訟上其不克者勢也四以上訟下其不克者理也二見勢之不可敵故歸而逋竄四知理之不可渝故復而即命二四皆剛居柔故能如此○雲峰胡氏曰命有指理言者有指氣言者否九四曰有命指氣言也此曰即命指理言也皆上乾故皆曰命四之不克訟與二不同九二坎體其心本險九四乾體其心能安乎天理之正然曰歸曰逋皆知反者九二識時勢能反而安其分之小九四明義理能變而安於命之正聖人不貴无過而貴改過又如此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傳能如是則為无失矣所以吉也

建安丘氏曰二沮於勢四屈於理此二之美所以止於无眚而四之貞吉所以為不失也

九五訟元吉

傳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正所以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也吉大而不盡善者有矣

本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

瀘川毛氏曰使小民无爭安用有司使諸侯无爭委裘可也然則天下不能无爭者勢也所以利見大人者利其主之也又曰九五乃聽訟之主刑獄之官皆足以當之不必專謂人君然人君於訟之大者如刑獄亦豈得不聽致之王制周官蓋可見矣所謂罔攸兼于庶獄獄事之小不必聽者也又曰朱子謂筮者遇之訟而有理必復伸矣如此乃无滯礙蓋訟者遇

此爻則為利見大人之中正由直必定乃所謂元吉也○雙湖胡氏曰九五聽訟之主訟元吉亦為占者人有正直之事遇此聽訟之人自有元吉之道○紫峰胡氏曰九五剛健中正聽訟必得其平然古人不貴聽訟而貴无訟初不永訟三不訟四二不克訟在下皆无訟此九五所以於訟為元吉也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傳中正之道何施而不元吉本義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也東萊呂氏曰訟元吉以中正也九五聽訟者也訴訟之繁多至千百聽訟者欲其盡善而咸吉苟件件尋一道理以應之則亦不勝其勞矣殊不知聽訟所以能盡善而咸吉者本无多術只是一箇中正待之而已○中溪張氏曰九五出而聽天下之訟惟中則無偏聽之病惟正則無私繫之失舉天

下之事是非曲直一以中正之道裁之訟其決矣此所以大吉象曰尚中正象曰以中正則知人君之聽訟當以中正為主也獄訟之歸舜虞芮之質文九五有之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褫敕紙反

傳九以陽居上剛健之極又處訟之終極其訟者也人之肆其剛強窮極於訟取禍喪身固其理也設或使之善訟能勝窮極不已至於受服命之賞是亦與人仇爭所獲其能安保之乎故終一朝而三見褫奪也本義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以剛居訟極終訟而

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占為終訟无理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為戒之意深矣南軒張氏曰以六三對上九剛柔不敵矣故六三但食舊德而上九錫之鞶帶焉○兼山郭氏曰鞶帶大帶也男子鞶帶婦人帶絞蓋爵命之服非以賞訟○雲峯胡氏曰或設若也非必之辭上九過於剛設若訟勝而得鞶帶終朝且三褫之況鞶帶命服以錫有德非以賞訟也豈有必得之理甚言訟之不可終也○平庵項氏曰上九以剛居柔可以不克訟矣而在訟之終居高用剛不勝不已此終訟之凶人也○厚齋馮氏曰初六上九不能无訟明矣而初不言訟杜其始也上不言訟惡其終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傳窮極訟事設使受服命之寵亦且不足敬而可賤惡況又禍患隨至乎

盤澗董氏曰觀訟一卦之體只是訟不可成初只不永所事九二不克訟六三守舊居正非能訟者九四不克訟而能復就正理渝變心志安處於正九五聽訟元吉上九雖有鞶帶之錫而不免終朝之三褫首尾皆是不可訟之意故彖曰終凶訟不可成此即本義所指卦體者是也○建安丘氏曰以六爻言之則上乾三爻與下坎三爻訟也九五居尊為聽訟之主故訟元吉餘五爻則皆訟者也然天下之人惟剛者訟柔者不訟初與三柔也故初不永所事而終吉三食舊德而終吉二四上剛也二與五對揆勢不敵而不訟四與初對顧理不可而不訟亦以其居柔故二无眚而四

安貞也獨上九處卦之窮下與三對柔不能抗故有錫鞶帶之辭焉然一日三褫辱亦甚矣訟之勝者何足敬乎

周易傳義大全卷三